

少年书剑在津门

周汝昌◎著

周伦玲◎编

故乡是一部读不厌的书。那页页行行，写着我和俦侣们的青春——它经历的路程，它焕发的风华，它遭受的苦难，它含蕴的情怀。



追寻一代红学泰斗的成长足迹
呈现一代红学大师的故乡情怀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014042236

I267.1
1701

少年书剑在津门

周汝昌◎著
周伦玲◎编



I267.1
1701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86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少年书剑在津门 / 周汝昌著 ; 周伦玲编. — 天津 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306-5967-0

I. ①少… II. ①周… ②周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
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0771 号

选题策划: 徐福伟 装帧设计: 刁子勇
责任编辑: 徐福伟 责任校对: 曾玺静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47 千字 图数: 20 幅 插页: 2

印张: 10.375

版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文之思(代自序)

为什么要写文？答案可以有很多很多。

为什么答案很多？因为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势而异，因境而异……

文以载道，文以见意，文以表志，文以寄怀，文以遣兴，文以会友，文以自娱，文以传情，文以致礼，文以应世，文以媚俗……哎哟哟，可真是五光十色，举之难尽。

若到了哲学理论家那里，那么一分析，一综合，大约就总结出两条来了。

哪两条？一曰为人，二曰为己。

就从这儿，就出来麻烦了。

写文而不为人，是为自私，谁爱看你那自私的文？写文而不为己，是为架空，谁爱看你那“遁形逃质”、“缺灵少性”的不见真心真情的文？

如此看来，两头都得管顾着，得有“双管齐下”的本领或“神通”才行。这可太难了。

所以，弄笔之人，总应该掂量自家的才力。学艺的还得讲究“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”，学文的又懂哪几条“歌诀”呢？

这么一想时，真是心虚胆怯，自己拿起一支笔在纸上画些字句，就叫“文”吗？

文也得有“凭值”。虽然就在今世这种“洛阳纸贵，中州文贱”之时势下，写一千字也须“付酬”呢，岂不自量？

圣人早就叹息了：“觚不觚，觚哉觚哉！”咱们“非圣人”，不妨向他老人家学习，东施效颦，而发一警世之言——

“文不文，文哉文哉！”

所以，轻易言文，即胆子太大而近乎“妄”矣。

“文以载道”，硬说它不对，是“弄左性”，因为反对这个命题主张的人，他自己写文时也还是为了载他自己的“道”——只不过他的道与他批评的人家的道是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就是了，用反对人家的道来载自己的道，就大言“文不载道”，那行吗？

要“载道”了，却又要先问了：载道，是为人，是为己？

似乎很好答——既载道，道总是大道正道好道，济世裕民，当然是为人的。

但是，思路一转，就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起来，他那道自以为是大道正道好道的，实际不如他所自拟自料，而是错了的坏事而害民祸国之道，那么事实就证明他不是真的为人，而是为己——为了宣扬自以为是的“私道”。不是为己又是什么？

所以，“文以载道”这四个字斤两太重，不宜轻言妄动。

于是，聪明之士就不再去考虑什么道不道了，且自谈文为妥为妙。

“非道”之文，在今日似乎就是“随笔”、“漫话”、“浅谈”、“戏

说”之类的“文章”或“作品”了。似乎“杂文”较为特殊，多少还要载一点点的。“散文”呢？好像那是更远些吧？我妄揣浅解如此。

提起“散文”一词，我又觉得它很有趣，也不可解。

文怎么叫“散”？“谁也不挨谁”？堆在一起漫无组织章法义理？恐怕不是这个意思。

我忽悟及：原来我们历史上有“骈、散”二体，齐名并存的。“散”者，乃相对于“骈俪”即“四六（对句）文”而立名见称的。

于是，所谓“八大家”式的“古文”，其实就是唐时宋世的“散文”。散者，不对句配辞罢了。

那时候，骈文就没了吗？非也。比如打开《古文观止》，不是也收有才子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吗？那脍炙千载人口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名句，不是一种永恒的文之大美吗？

这种文，今世似乎早已绝迹灭种了。

奇怪的是，早没有了骈文，可还管这些毫无“对立文体”的文字叫作“散文”。这“散”又何所指称、何所寓意呢？

今时还有“杂文”。但又好像没有“纯文”这个称号。这种“一条腿”的现象，该当怎讲？有时有好学之士不耻下问，以此来“请教”于我，我只好回答说，你另请高明吧，我也还要问人呢。

答不上来，愧对问者，愧对自己，就暗自思忖了一番，悟出一个道理。虽未必正确，总比交白卷强些。我这“悟”处，是书呆子式的，因为看到自古的文论大家们都是先讲“文体论”，然后才各下评语。比如魏文帝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，陆机的《文赋》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莫不如是，如出一辙。这绝非巧合。盖中华之文，最讲究“文各有体”，是并不混写胡作的。后世“创新”了，就不再懂什么叫文体之分别，为什么要分？分了有何意义？统统不讲了，于是提笔作

“文”时，管你什么叙、咏、题、跋、铭、赞……都是一道汤，一个味，报纸杂志，报道解说，千篇一律，都那么一个“文体”，一个“笔调”，所以分不出什么是什么，无以名之了，只好就乱叫起来，尽管早没了“骈”，大家都“散”它一回，可谓便矣。

目 录

文之思(代自序) / 001

第一辑 沽水年华

相逢若问名和姓 / 003

水乡之梦 / 006

向学慕学 / 009

少年书剑在津门 / 012

我读中学的时候 / 017

奖牌 / 020

南开忆旧 / 023

高中母校忆当年 / 028

入伍 / 034

抗战心声 / 039

世间难事 / 042

聪明第一与两次失败 / 045

- 舞文弄墨 / 049
“红学”之起步 / 053
我与“红楼”有夙缘 / 057
自家的癖性 / 061
“对对子”的感触 / 065
“洪宪”点滴 / 068

第二辑 津门忆旧

- 卖艺人家 / 073
关公·费宫人 / 076
燕赵悲歌 / 079
忆鼓王 / 082
话说梅花调 / 088
南开负笈忆梅缘 / 090
津门“杂耍”园子忆旧 / 093
买灯记 / 096
劝业商场忆旧年 / 100
胡琴铺——雅韵斋 / 104
中山路——大经路 / 107
太平乐事·上元灯 / 110
津门小吃 / 114
城·红楼茶社·三毛 / 118
果师卢长顺 / 123
老掌柜的 / 126

五月初五端午节 / 130
中华民艺第一尊 / 133
腊鼓催年 人天同庆 / 137

第三辑 沽湾琐话

我的出生地 / 145
我看《天津卫》 / 148
春秋六百话天津 / 151
老年人话老天津 / 154
津卫杂谭 / 158
直沽的喜讯 / 162
豆子甃传奇 / 165
佟·傅·李与天津 / 169
天津祖地——大直沽 / 173
大直沽·大红桥·侯家后 / 175
奇文《二吟记》 / 178
渊渊鼓音 / 182
海大道·柳劫·皇会 / 188
大王庙·浮桥·城墙 / 193
艳雪楼·残梦楼·一层楼 / 196
试解艳雪楼 / 200
老残论海河 / 204
礼敬天后宫 / 207
行人犹说水西庄 / 211

鼓楼颂语 / 215
盐祖和雁户 / 218
乡音土语——天津话 / 221
天津怪话 / 224
卫话杂谈 / 226
妙语与妙人 / 228
“吴歌”和“转卫” / 232

第四辑 地杰人灵

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 / 237
——悼亡兄祐昌
乔家大院老同窗 / 242
我与黄裳 / 245
十二生肖·钱吉生·四兄 / 250
政协委员怀旧篇 / 254
曹寅题画与天津鉴藏家 / 257
津门鼓艺名家赵学义 / 260
“戏法”大师罗文涛 / 265
鼓王刘宝全 / 268
年画·大观茶园·荀派·王紫苓 / 271
与郑板桥结缘 / 275
印缘念旧 / 278
乘风尊国粹 扬帆化西洋 / 283
——悼念季羡林先生

欧体真功讲砚田 / 290

附录

文有七要 / 297

话说葛沽 / 300

红楼龙话 / 304

斗柄回寅 虎年吉庆 / 30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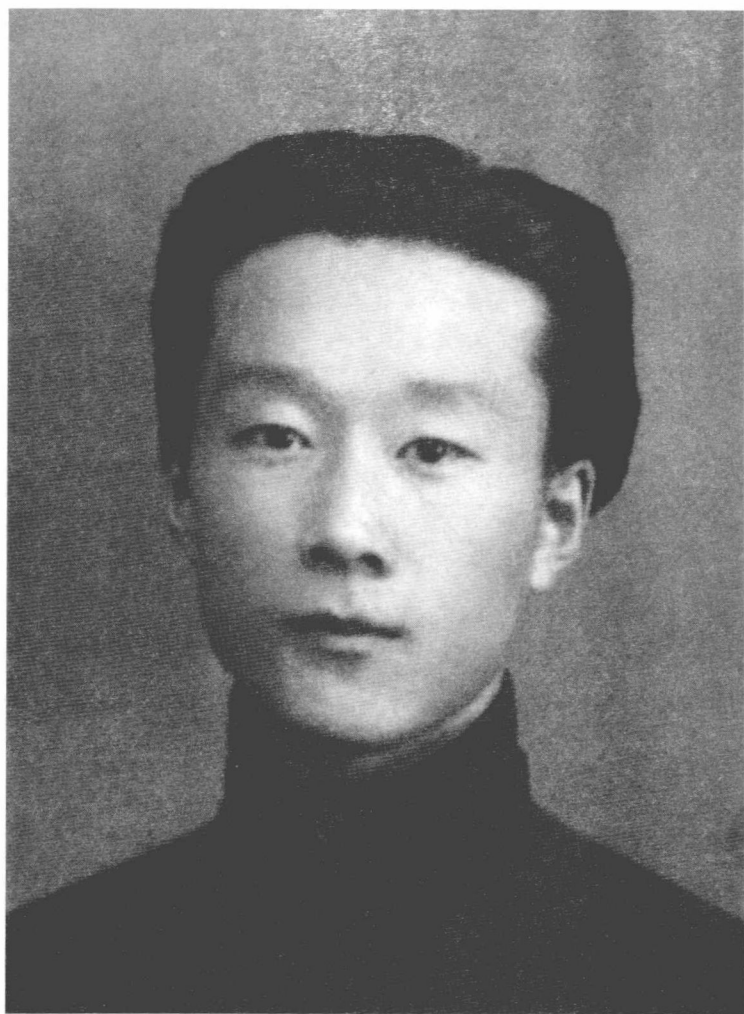
谈哭 / 313

父女情深 周伦玲 / 316

——清明遥祭父亲

编后记 周伦玲 / 320

第一辑
沾水年华



著者读中学时像。

相逢若问名和姓

萍水相逢,若有机缘对话,免不了要有一句“贵姓大名”。也许是在火车上、航船上,两人一生只这一次相逢和对话,就各自天涯海角,永无“再见”的可能——虽然分手时口中都这样祝愿。人离别了,姓名却留在记忆里。姓名有的比较平常,没有多大特色的,容易与时光一同流逝了;有的却不如此。难忘的姓名,真像诗人龚自珍称赏宋翔凤那样:“万人丛中一握手,使我衣袖三年香。”好的姓名也有留香的魅力。因此我常想,做小孩童时,父辈师辈给起个好名字,那不但是终生的幸福,而且定会带来好运气。

有友人问过我,说:“据你自己品评,你的名字怎么样?是如何取来的?有奥妙没有?”我答,这可说来话长,如今只略表其一二,以供品味。

我家取名,父亲那一代用“梦”字,家严原讳梦薪,同族弟兄有梦莲、梦兰、梦才……父亲是光绪年末一科的秀才,因为科考上的某一原因,改名(即“榜名”)景颐,就是景慕宋代宗贤周敦颐(茂叔,莲溪)的意思。到我这一辈,族兄们原是单名排“三点水”的字,

如大堂兄周湘,表字春帆;四堂兄周×(记不清了),表字雨臣;八堂兄周瀛,表字子登(十八学士登瀛洲);十堂兄周×,表字月波。我很喜欢这种名字,觉得诗意盎然,人必不俗——果然他们都是音乐书画的天才,风流潇洒。但也由于科考之故(什么故,我就说不上来了),他们都改了双名。下一字排“昌”了,如履昌、懋昌、恒昌、泰昌、永昌……其中,大多数是从《易经》卦名取来的。这么一来,哲理味浓了,可诗意没有了。

既然排昌字了,于是我这亲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是:震昌、祚昌、泽昌、祐昌、汝昌。我是最幼的,大排行是“十五”,早年间不讲族谊时幼侄辈偶有“十五叔”之称,此语久已不可复闻矣。外姓人则称我“老先生”——那时是少年,“老”是排行最末,“先生”是对男子的美称。

有人也曾疑心我名字是仿效清代名人丁汝昌而取的。其实并非如此,只是巧合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俾尔寿而康,俾尔炽而昌。”尔即汝也。清代又有一位周寿昌,大约也渊源于此。

丁汝昌字禹廷,是取自《书经》“禹拜昌言”之义。家严为我选一表字,初取“寿康”,后取“禹言”。后来,我觉“禹言”侧重昌字,“汝”无联系,且又与丁氏略同,于是改用“玉言”,取《书经》“王欲玉(玉成)女(汝)”之义。没想到,友朋相戏,遂云“玉言”者,岂非“石头记”乎?可见你“命中注定”诀治红学。

我听了,“颇受启发”。于是就自鸣得意起来:通灵宝玉镌的八个字,就是“莫失莫忘(平声,音王),仙寿恒昌”呀,你看这个昌字多么重要!雪芹选用,倍增声价光彩。

昌者,造字从“日”,故有昌明、昌盛之词,是个吉祥的名字,气象光华。我是喜欢它的,而且,若是从阴阳五行的古哲理来看,贱

名真是阴阳调燮，水火既济——因为其中水汽与日光正相辅倚，生机一片。

我给自己的名字找出“种种理由”，以为自颂自夸之词，这实在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。老王卖的瓜，不能说自己的瓜苦；我卖的是文，而“文人”是讲究谦虚的，不但不许说自己瓜甜，还要力表其“苦”！此则虽然名字吉祥，职业却未如老王之可以“实事求是”耳。

汝昌——老王——莫失莫忘，一瓜一文，都说味香。